

## 汉魏云锦中的五色

汉晋杂记中多见五色云锦或五色锦之名。这里的五色或五彩究竟是指专门的五种色彩，还是仅仅泛指多种色彩？它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五行、五方和五星等是否有着直接的关系（彩图 XII, 1）？若有，能否用出土的与此同时期的丝绸文物进行验证？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

出土文物中的战国秦汉刺绣首数湖北江陵马山一号楚墓与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据发掘报告，两地出土的刺绣可分辨者一般为四色，如马山所出蟠龙飞凤绣所见绣线为棕、深红、土黄、浅黄色四种<sup>1</sup>，马王堆出所长寿绣所用绣线为深绿、紫灰、橄榄绿和淡棕红四种<sup>2</sup>。由于这批绣品在出土时受到墓葬环境的影响较大，色彩发生变化，有些不易辨认，给我们的研究带来一定的困难。但近百年来新疆地区所出大量的保存完好、色彩鲜艳的汉魏织锦却提供了大量的实物资料，其中绝大部分是云气动物纹锦，即汉代史料中所称的“云锦”，这使我们得以考察当时的五色云锦并了解当时的配色规律（彩图 XII, 3）。

### 一、文献中的五色云锦

目前所知汉魏关于五色锦的记载起码有两条。一是《飞燕外传》“遗女弟昭仪物有五色云锦帐”；二是《西京杂记》载武帝时得天马，“以绿地五色锦为蔽泥”，同一书也提及“五色绂文”和“五色文绂”等名。这两书均传为晋人所作，书中记载多有不确。但可以肯定的是书中提及的物名，一般者是当时存在的。因此，这两条记载还是汉魏时期织锦名目的客观反映。考之于出土织锦实物，可知所谓的云锦就是以云气动物纹样为主题的织锦。由于汉代统治者十分热衷于源于道家荆楚巫术的神仙学说，他们登泰山封禅，建仙阁灵宫，在各种艺术作品中画以云气，饰以云气。因此，在丝绸织绣中的具体表现则是大量的云气纹及与云气相伴的各种动物纹，正如山东嘉祥宋山汉画石铭文所说：交龙委蛇，猛虎延视，玄猿登高，狮熊嗥戏，众禽群骤，万兽云布。同时，在云气动物纹之间，还织入大量表示吉祥的词语，如“延年益寿大宜子孙”、“长寿明光”等，它们往往成为我们对某一织锦的称呼。

稍后的《鄯中记》载后赵石虎织锦署中生产的织锦有：“大登高、小登高、大明光、小明光、大博山、小博山、大茱萸、小茱萸、大交龙、小交龙、葡萄文锦、斑文锦、凤凰朱雀锦、韬文锦、桃核文锦，或青绀、或白绀、或黄绀、或绿绀、或紫绀、或蜀绀，工巧百数，不可记名。”书中提到的各种锦名也可以新疆出土之云气动物纹织锦相吻合，其中关于色彩的记载更是引人注目，共提及青、白、黄、绿、紫五种色名，色名之后的绀在此应作地解。也就是说，在公元

三、四世纪，魏地织锦的常用地色一般有以上五种。

五色或五彩在先秦及汉代文献中十分常见。《礼记》礼运：“五色，六章，十二衣”；《周礼·冬官》考工记：“画绘之事杂五色。东方谓之青，南方谓之赤，西方谓之白，北方谓之黑。天谓之玄，地谓之黄。青与白相次也，赤与黑相次也，黄与玄相次也。青与赤谓之文，赤与白谓之章，白与黑谓之黼，黑与青谓之黻。五彩备谓之绣。”这里说明，标准的五色或五彩是赤、黄、青、白、黑，一般将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五行或五方相联系。五行或五星中的金、水、木、火、土分别与白、黑、青、红、黄相对应。而五方中的东、西、南、北则分别与青、赤、白、黑相对应，加上居中的天玄地黄，中间一方就算作黄。因此在汉代流行四方神的图案中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以代表东、西、南、北四方。但是当时丝绸图案上所使用的五色是否真的也遵循了“画绘之事杂五色”和“五彩备谓之绣”的规则、采用标准的五色呢？

### 二、考古发现的五彩云气动物纹锦

汉魏时期的织锦无一例外地采用平纹经二重组织。所谓的平纹经二重组织是用夹纬将多种色彩的经线分成表里两层，表层的经线就是显示在织物正面的色彩，而其余的经线则沉在织物下层。当织物需要另一种色彩的经线时，则将此种经线提升到表面显示，而将其余的经线沉到下面。平纹则是明纬与经线的交织规律。

在这一种组织中，表层经线与沉在里层的经线数之比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并非经二重就是表里层各一种经线，表里各一是在表里经比为 1:1 时的特例，但它也可以是 1:2、1:3、甚至是 1:4。在某一特定的区域中，不同色彩的经线数应是表里层经线之和，也就是说，当组织表里层经线比为 1:2 时，色彩数应为 3，当表里层经线比为 1:3 时，色彩数应为 4。但必须指出的是，这里的色彩数只是局部区域中的色彩数，并不代表整件织物的色彩数。在汉锦中常见的现象是，将不同色彩的经线按不同区域排列，织物因此而呈现彩条效果。这样，尽管在某一局部区域中有着一定的色彩数，但在整个织锦中的色彩数总是等于或大于这一数。因此，在此文中，我们所称的五色织锦应是在整幅内色彩总数有五种色彩的织锦，而将表示某一局部的色彩特征用比例来表示，如表里经线比为 1:1 的经二重组织为二经锦，以表示在同一组织中由二种色彩的经线为一组，表里经线比 1:2 的经二重为三经锦，1:3 的为四经锦，依次类推。

从新疆出土的汉魏时期织锦来看，色彩数少于五色的织锦不多，若有的话，一般都是二色锦。二色锦由于其正反面的组织相同，图案上恰恰是相反。如新疆楼兰遗址出土的绀

世锦，以蓝黄两色显波纹和“续世锦”三字，一面是蓝地黄字，另一面则是黄地蓝字。最新从新疆尼雅遗址出土的风格相同、铭文不一的“世母极锦宜二亲传子孙”锦用的也是蓝黄二色，效果与上相同。另两件楼兰出土的波纹锦用的则蓝、红两色和黄、褐两色。少量的云气动物纹锦如龙虎瑞兽纹锦也用二色锦织成，但图案较为简单，风格似乎偏晚。三色锦和四色锦均非常少，所知者如新疆尼雅出土的阳字锦和楼兰出土的斑纹锦、鱼纹锦，均不属云气动物纹。

事实上，绝大部分的云气动物纹织锦都是五色锦。但根据组织和用色的不同，可以将其分成几类。

### 1. 三经五色锦

三经锦在织物的任何区域都用三种经线为一组进行表里换层而显花。但在不同的区域中要用不同色彩的经线，这样的区域在一个幅宽中往往有十余个。在每一个区域中，三种色彩一般是地色、勾边色和主体色，不同色区的地色和勾边色往往相同，只是更换主体色而已。极大部分的云气动物纹锦均用三种色彩进行交替更换，形成保二换三(保证两种色彩不变，另三种色彩进行替换)的规律。以下是一组实例：

a. 延年益寿大宜子孙锦：这类织锦出土最多，不仅在中国有出，而且在俄罗斯也有出土。但最为有名是新疆民丰尼雅古墓中所出的用此织锦制成的手套和袜子。从类型上看，它属于早期的穗状云，以红色为地，白色勾边，另一种色彩是用蓝、绿和橙(黄)交替更换<sup>3</sup>；

b. 万世如意锦：新疆民丰尼雅古墓出土，作为锦袍的主要面料。红色为地，白色勾边，深蓝、浅蓝和深红相互替换作为不同色区中的主体色。从纹样上看，同样也是早期的穗状云<sup>4</sup>。

此外还有不少三经锦发现，如楼兰出土的“延年益寿”锦和“长葆子孙”锦(彩图 XII, 2)，从图案上分类均属于穗状云。由于它比较残破，在残片中只发现四种色彩，但我们推测它们在色彩总数上也应该是五色锦。

### 2. 四经五色锦

四经锦用四种色彩的经线为一组进行表里换层而显花。但在不同的区域中也用不同色彩的经线，四种色彩一般是地色、勾边色和两种主体色，各色区的地色和勾边色也往往相同，只是更换其中的一种主体色而已，但只用两种色彩交替更换，形成保三换二(保证三种色彩不变，另二种色彩进行替换)的规律。以下是一组实例：

a. 登高明望四海贵富寿为国庆锦：出自新疆楼兰，以深蓝作地，褐红勾边，三种色彩作为主体色，其中本色在各色区均相同，还有绿和黄两色交替出现<sup>3</sup>；

b. 永昌锦：同样出自新疆楼兰，以深蓝作地，白色勾边，红色为不变的主体色，另两种绿和浅黄交替作为主体色。织物上残留“永昌”两字<sup>3</sup>；

c. 鹿纹锦：出自新疆楼兰，已非常残破，但还可以看出完全的五色，深蓝作地，浅黄(白)色勾边，褐红为不变主体色，绿和浅橙(黄)为交替主体色<sup>3</sup>；

d. 王侯合昏千秋万岁宜子孙锦：新疆尼雅三号墓出土，以小单元的带有穗状特征的云气为主体纹样，并由左至

右织入“王侯合昏千秋万岁宜子孙”铭文，织物为深蓝为地，红、白两色勾边，黄、绿两色作为变换出现的主体色<sup>5</sup>；

e. 茱萸锦：从图案上看，茱萸锦不属于云气动物纹锦，但其装饰风格则非常相似。现在发现有两种，一件出自新疆楼兰，以红色为地，白色勾边，鲜艳的蓝色为不变的主体色，另两种交替的主体色是绿色和黄色<sup>3</sup>；另一件出自最新发掘的尼雅古墓三号墓，以白色为地，深蓝勾边，红色为不变主体色，绿色和黄色交替<sup>5</sup>。

从图案上看，四经五色锦中的云气动物纹锦均属山状云式，理论上的出现年代较穗状云稍晚。特别是登高锦一件，从词意上就可知与登山有关，并与后赵石虎织锦署中生产的锦名“大登高”和“小登高”相吻合。

### 3. 五经五色锦

几乎所有的五经锦均属山状云式的云气动物纹锦。五经锦在每一区域中均有五种色彩的经线表里换层进行显花，本身就是五色。再查之于其色区，均无区别，整个幅宽内均为同一色区，也就是说，这些所发现的五经锦同时也是五色锦。其实例有：

a. 长乐明光锦：出自新疆楼兰，深蓝地，浅黄(白)勾边，褐红色、暗绿色和浅褐色(黄)为主体色，通体一致，不分色区，有“长乐明光”四字循环出现<sup>3</sup>；

b. 长寿明光锦：同样出自新疆楼兰，深蓝地，浅黄(白)勾边，褐红色、浅蓝色和黄色为主体色，通体还有纵向的浅褐色经线显露，形成条纹状，风格独特，有“长寿明光”四字循环出现<sup>3</sup>；

c. 金池凤锦：原物为一小袋状形，出自新疆尼雅一号墓，经研究其图案可以拼复成为对称的山状云为主的纹样，还可以看到树纹和奔鹿纹，残留“金池凤”三字。白色作地，蓝色为主勾边，其它为黄、绛(红)和绿三色<sup>5</sup>；

d.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原物为一护膊，出自新疆尼雅八号墓，整个图案不分色彩区域，均以蓝、绿、红、黄、白五色织出，以蓝为地，白色作字，白色和红色在云纹的两侧勾边<sup>5</sup>。

## 三、云锦五色与五行的关系

从以上我们对新疆等地出土的汉魏时期云气动物锦色彩的考察来看，当时除一些不属于云气动物纹的织锦或是非常简单的二色锦之外，大部分云气动物锦的用色总数恰好都是五色。如三经锦在同一区域内只能用三种色彩的经线，织工就通过不同色彩的经线分区排列来增加二种色彩；四经锦只能用四种经线，织工就再增加一种；五经锦已达五色，也就不再分出色区。由我看来，这一现象决非偶然，它应与当时的阴阳五行学说相关。

五是中国古代一个非常特殊的数字，许多场合都对五有专门的定义，如上所说的五行金、木、水、火、土与五方东、西、南、北、中是其基本的含义，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到有五音，宫、商、角、徵、羽；五伦或五常，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戎指五种兵器，五礼指五种礼节，五谷指五种基本粮食，五金指五种金属，五脏指人体

内主要的五种器官，此外还有五岳、五水、五木等多种说法，甚至连刑罚，也有五刑之称。因此，有五种色彩被固定地用于织锦确实令人想到它会有特殊的意义。

为这一联想提供证据的可能是最新出土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彩图 XII, 4)，铭文中的“五星出东方”则耐人寻味。此锦的基本情况已如前述，但同出另有一片上则有“洮南羌”三字铭文，根据我的研究可以将其图案基本拼复，但文字尚缺。在图案上除大小两鸟、独角兽与虎之外，还能看到三个圆点纹，由左至右为白、红、黄，其中黄点居中。由于图案对称，可以推测另外半幅必定还有两个圆点，其色彩也必定是青、绿两色。联系起来，这五个圆点就是金、火、土、水、木五大行星。《史记·天官书》：“五星分天之中，积于东方，中国大利，积于西方，外国用兵者利。”另据《汉书·赵充国传》载：汉宣帝神爵元年(公元前 61 年)时赵充国用兵羌地，宣帝赐书：“今五星出东方，中国大利，蛮夷大败”，通过天象星占预测军事行止。因此，此件织锦可以看成是这一军事行动的见证<sup>6</sup>。而此锦恰好用五色代表五星，可证当时云锦五色与五行学说的密切关系。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织锦五色中的色相。几乎所有上述

云气动物纹锦的五色均是赤、白、黄、蓝、绿，这说明织锦五色中的五色与记载中的五色稍有区别。与正式的五色的区别在于，织锦中用青色代替了黑，而用绿色代替蓝。这其中有两种可能。一是织锦以美为贵，采用喜欢采用较为漂亮的色彩，青色和绿色，就明显比黑色和蓝色好看。二是批织锦的主要年代是在东汉时期，发现在民间，这是传统五行在民间实用美术中的变形。

综上，汉魏织锦中五色云锦是非常重要的—种织物，其色彩的应用与当时的文化背景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除一些不是很重要的场合外，一般的云气动物纹锦都追求“五彩备”的效果。但由于织锦技术经历了由少经锦到多经锦的过程，多经锦的经密远远大于少经锦，因此非常难织。因此，在战国时期，我们只看到有二经锦或三经锦，到汉代早期，人们从技术上可能还无法达到五色，然后就用变换色区的方法来取得五色。逐渐地，随着织技的提高，人们已能织出五经锦，就直接用五经锦来制作五色锦了，不再分出色区。由于五星出东方锦的成型年代可以追溯到汉宣帝时期，我们推测，汉武帝所用的五色锦蔽泥及赵飞燕的五色云锦也极有可能是真正的五经五色锦。

注：

1. 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马山—号楚墓，文物出版社，1985。
2. 湖南省博物馆：长沙马王堆—号汉墓，文物出版社，1972。
3. 黄能馥、陈娟娟：《中国美术全集》印染织绣卷上，文物出版社，1985。
4. 高汉玉：《中国古代染织绣图录》，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上

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

5.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丝路考古珍品》，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
6. 于志勇：尼雅遗址出土“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织文浅析，《鉴赏家》，上海译文出版社，No.8, 1998。

Zhao Feng

## The Five Colours in Polychrome Silks with Cloud Pattern from Han Dynasty to Wei Period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all available specimens of polychrome silks with cloud pattern from the Han dynasty to the Wei period (actually, from the 1<sup>st</sup> to the 4<sup>th</sup> century AD), an interesting phenomenon was found. Almost every piece of silk was composed of five colours, namely dark blue, green, yellow, red and white. This also applied to polychrome silks with 1:2, 1:3 and 1:4 warp-faced compound structure. In addition, Han dynasty documents contain references to wushe jin (silks with five colours) and wushe yunjin (silks with cloud pattern in five colours). This suggests that the five colours on polychrome silks have a special relationship to the wuxing (five materials, which are metal, wood, water, fire and earth) and wufang (five directions or locations, which are east, west, south, north

and the centre) in Chinese philosophy because each direction and each kind of material is also associated with a special colour.

One important example which strongly supports this hypothesis is a polychrome silk recently discovered in Xinjiang. It bears an inscrip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wuxing chu dongfang li zhongguo zhu nanqiang (it is favourable time for the central country to conquer the southern Qiang tribe when the five planets appear together in the east). This piece consists of warps with five different colours, each symbolising one of the wuxing (five planets): jin (Venus), mu (Jupiter), shui (Mercury), hu (Mars), and tu (Saturn), which have the same names as the wuxing (five materials) in Chinese. See colour plate XII.